

A4658

防奸反特

言平 康

中秋之夜

驚羽舒改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防奸反特

·評劇·

中秋之夜

賈承基原作

鶯羽舒改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瀋陽

中 秋 之 夜

賈 承 基 原 作

鸞 羽 舒 改 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寧夏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00·787×1032純 毫·1印張·17,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四次印刷

印數：18,101—38,108 定價：（4）九分

時間：一九五四年中秋之夜。

地點：浙江東海岸某漁村。

人物：

李大伯——老漁民，五十六歲。

金花——李大伯的兒媳婦，二十六歲。

李諾諾——蔣匪士兵。李大伯的兒子，金

花的丈夫，二十八歲。

林士凡——蔣匪台灣總部的軍事聯絡專

員，登陸特務小組的小組長。

李大伯的院子裏，靠天幕的中央有一院

門，門外爲山坡的一角。再往遠看，是茫茫的

大海，海上隱現着島影。門西邊是院牆，牆邊

長着一棵高大的芭蕉樹，樹葉伸張着，隨風輕輕搖擺。

院中央放着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桌上擺着賞月的水果。

天，黑下來，遠處傳來浪濤的吼叫聲。藍空上掛着幾顆小星星。東天升起一輪皎潔的月亮，映照着李大伯的庭院，顯得分外清靜、涼爽。

（李大伯上。）

李大伯：（唱）又是中秋節，

月圓人不圓。

兒子被抓離家遠，

今夜算來整五年。

夜裏想他我難合眼，

白天想他我心酸。

這幾年我天天把他盼，

盼他早日跑回家園。

（金花拿酒壺、酒盅上。）

金花：爹，酒已經燙好啦！

李大伯：太好啦！今晚上我可要喝上兩盅呢。

金花：您先坐着，我這就去煎雞蛋去。（下）

李大伯：（看着兒媳婦的身影，不禁感嘆）咳！

上了年歲，倒成了老小孩了，處處還得兒媳婦照看着。這若是我兒子在家，不給該死的國民黨抓去，我這日子不就過的……

（難過，不敢往下想）你說吧，我在海上苦

熬了四十年，從來沒使過一條好船，現如今互助組裏一添就是兩條新船，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若是我兒子諾諾也在家，有多好啊！咳！又到了中秋月圓時節了，可人呢，

還是連個影兒也沒有，可憐我那金花媳婦，咳！

（唱）金花結婚不到三月半，

諾諾就被抓走當兵到台灣。

我知道她是把眼淚往肚裏嚥，

強壓下哭臉裝笑顏。

從春到夏從秋到冬侍候我，

一年到頭不離我的身邊。

（白）金花呀，好孩子！

（唱）你的心事爹爹看得見，

可要知爹爹比你更為難。

哪個老人不疼兒女，

孩子委屈爹爹怎能不心酸。

（喝了一口酒，忽然站起來，舉眼望明月，沉思一下，急轉身回屋，偷偷地拿出三棵高香，小心地點着，正待對月亮上

香，金花端雞蛋上。）

金花：（見李大伯拿香）爹！

李大伯：（見金花）金……金花，我是盼……盼

着……

金花：爹！（同情地）再怎麼樣也不能迷信

哪！咱們就……好好地相信共產黨吧！

（唱）不要憂愁不要掛念，

求神上香也枉然。

我們只有加緊生產支援前綫，

把他解放回來多平安。

李大伯：對呀！我就是燒上整船的香，終究也

不會把人給我送回來呀！咳！諾諾這個傻

瓜蛋，怎麼人家就有的跑回來，他怎麼就

不知道跑回來？

金花：爹！

（唱）昨夜裏我做個夢，

夢見諾諾轉回還。

手拿安全通行證，

他的模樣還像從前。

李大伯：（唱）這孩子受過苦來遭過難，

十三歲就上了打魚船。

全村人誰不誇他是條好漢，

風裏雨裏受盡艱難。

我想他不會把良心變，

早晚會回到我的身邊。

金花：爹！

李大伯：（唱）我打魚就像把債欠，

恨不能把海水全淘乾。

讓大軍早去把台灣解放，

讓妻離子散的人們都能得團圓。

（外邊一個人的喊聲：「李大伯！」李大伯沒聽見。）

金花：爹，互助組的阿順在叫您。

李大伯：啊，甚麼事呀？

（外聲：大伯呀，明天要起早下海，我們的船出了點毛病，請您過去給收拾收拾！）

李大伯：好啦，告訴你們組長，我就去。

金花：爹，你看人家阿順是去年冬天跑回來的，現在多好……

李大伯：現在那孩子改造的不壞呀……咳！就是我的諾諾……咳！不想他啦，金花，我到阿順那組幫他們收拾收拾船去，你先睡吧！

金花：爹，吃點兒再去吧！

李大伯：不啦！我得趕緊去，他們那組淨青

年，沒經驗。（下。）

（金花目送着老人。海潮聲更大了些。金花拿起筐欲進屋，林士凡上。他穿着一身幹部服，鬼鬼祟祟地向院裏窺視，金花發覺身後有人，急轉身。）

林士凡：這位大嫂，你好啊！

金花：噢，同志。

林士凡：麻煩你，大嫂！打聽個人。這村上有一位李……李正榮老大伯在哪兒住呀？

金花：啊，我們這兒就是！你有事嗎？同志。

林士凡：這可太巧啦！你們在村頭兒住啊！（說着，跨進了門口，急忙用眼把全院打量了一番）那麼，你是……

金花：我叫金花！

林士凡：噢，對，你是李大伯的兒媳婦！

金花：同志，你是……

林士凡：我是縣人民政府的，我姓趙哇。晌午打區上來……你們劉區長跟我談過你們家，……我到這兒來，想了解了解你們的生活情況。

金花：我們跟大夥一樣，過得都很好。坐吧，同志。我爹到互助組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林士凡：好。噢，對啦，你們諾諾有個信兒沒有哇？

金花：咳！趙同志，跟您說，自從一九四九年秋天，國民黨把他抓了去，五年半啦，一點音訊都沒有……誰知道他到哪裏啦！

林士凡：應該打聽打聽，捎個信兒叫他回來。

金花：誰知道他在哪兒呀！

林士凡：噢！這樣。（暗暗自語）嗯，怎麼？諾

諾沒回來！（向金花）這樣吧，大嫂，我先到別家串串去。

金花：喝碗水吧，同志。

林士凡：不啦，等你爹回來再說吧！（下。）

（金花將他送至門口，回來整理桌子，一端起那還沒有吃完的水果，不禁一陣心酸起來。）

金花：（唱）都說是中秋的月兒好，

都說是八月十五月兒圓。

都說中秋是個團圓節，

爲甚麼？

爲甚麼我家的月兒缺半邊？

（她慢慢地在桌前，呆呆地望着明月，忽又低頭，能夠看出她滿腹的心事。）

（白）咳！

（唱）我抬頭不敢把明月看，

只因爲我那苦命的丈夫在天邊。

別人家過節——

妻兒團聚

喜眉笑臉。

我們家過節——

夫妻離散

地北天南。

（白）五年啦！

（唱）五年前的今夜晚，

月兒也是這樣圓。

蔣賊撤退來搗亂，

把我的丈夫抓到台灣。

一去五年未回轉，

書不捎來信不傳。

今天又是中秋夜，

滿懷的憂愁又把我牽。

我白天想來夜裏念，

一想起他來我就心酸。

這五年，

他在那裏受了多少苦。

這五年，

他在那裏遭了多少難。

莫非他受不了苦難把心變？

莫非他跟隨敵人上了賊船？

他若是投敵把心變，

我可就白白等他這五年。

（兩眼出神地想着）

（白）他不會的！

（唱）從前他受過蔣匪的氣，

從前他罵過蔣匪的官。

他不能在敵人面前變了節，

一定是敵人看管的嚴。

只盼望毛主席把命令下，

只盼望大軍早去解放台灣。

（慢慢地回到房中，燈漸暗，片刻，復明。

這時舞台上的佈景已經換成李大伯的屋子裏，屋內有櫃、米缸等。門外，能看到院門及那棵芭蕉樹。後半夜，浪潮吼叫，屋外黑綽綽的，藍天上掛着幾顆星星，皓月西斜。這時候，諾諾身着便衣，驚慌地從窗口探進頭來，見屋內無人，不由愣了愣。）

李諾諾：（自語地）咦？不對吧？……（見櫃櫃

水缸）噢！這是我的家呀！可是爲啥不像了呢？

（唱）出外五年沒回轉，

一見家門心裏酸。

淚水滿眶潤花了眼，

爲甚麼家裏有變遷？

原來是沙灘，現在變庭院，

草棚不見了，瓦房蓋三間。

莫非是一家早離散？

莫非是爹爹早不在人間？

一定是金花心腸變，

若不然爲啥把家搬？

（自）哼！

（唱）這件事再也不能瞞過我的眼，

長官說話也不能胡亂編。

今夜晚我就要把真情看，

（自）若果真這樣啊，哼，金花！可就別怪

我李諾諾無情無義了——

（唱）逃出我手也算難。

(四下看)

爲什麼連個人影也不見？

(金花聞聲，端燈上。)

金花：(唱)那是何人站在窗前？

李諾諾：(正在遲疑，聽見有人，回身)金……

金花：你是誰？

李諾諾：你？……我……我是李諾諾！

金花：諾諾？(細看，震驚，激動地)諾諾，

你這是……

(唱)風浪裏小船難脫險，

漫天的海水難淘乾。

想不到今生今世真能見你的面，

想不到你真能回到我的身邊。

(說着，他又想找水，又想找飯，又想找這個，又想找那個，忙了一陣，竟啥也沒找到，又扳住諾諾仔細地親切地看着)

(唱)你快快讓我看幾眼，

(自)諾諾呀！

(唱)蔣匪把你折磨的多麼可憐！

瘦的皮包骨，餓的肌黃面，

兩眼失神不像從前！

這一回你可是怎樣脫險？

你可是怎樣逃出了鬼門關？

在海上有沒有人把你查看？

一路上你可是平平安安？

(她不由得掉下兩滴淚水)

今天想，明天盼，

盼了一年又一年。

沒曾想今年中秋夜，

天上月圓人也圓。

李諾諾：(推開金花)算啦！爹呢？

金花：到互助組去了。我去找……

李諾諾：別找啦！（坐下，又忽然站起，到門口，向外看。金花魚跟上扶住他。）

金花：（唱）你爲啥左顧右又看，

你爲啥坐不穩立不安？

李諾諾：（順嘴應承）你不知道，後邊有人追呢！

金花：（唱）不要怕敵人把你趕，

這裏有解放軍萬萬千。

李諾諾：（驚）啊？真的？

金花：（唱）解放軍守衛在海防綫，

國境把守的密又嚴。

李諾諾：（失聲）哎呀！壞啦！

金花：（一楞）怎麼着？諾諾——

李諾諾：（急掩飾）沒，沒甚麼……我是說，海

島上我還有錢呢，沒帶出來……

金花：還是爲這個呀！

（唱）我當是爲了甚麼事，

原來是爲了幾個蔣匪錢，

蔣匪的紙片子有甚麼用，

家裏現在也不困難。

又有吃，又有穿，

不缺米，不缺鹽，

打魚咱有互助組，

出海咱們有新漁船。

人若回來比啥都好，

你何必爲這事太爲難。

李諾諾：（癱軟地坐下）那就好哇！

金花：（唱）看你穿的破又爛，

（叮叮地看着諾諾，半天才又轉身）

渾身的稀泥還沒乾。

我去打水你洗臉，

李諾諾：我不洗！

金花：（唱）你爲啥這樣不耐煩？

李諾諾：得了吧，吃的有米，穿的有布，身邊

又有人照着，就差大洋樓沒住上啦，跟

我來這套呢！

金花：（一時摸不清頭腦，光顧高興）諾諾，

我正要告訴你呢，這幾年，家裏的生活呀，

多虧政府幹部們和村裏鄉親們照顧……

李諾諾：我說呢，人民幣總不會從天上往下掉

嘛。對呀，再多養活幾個活財神，你們的

日子……比這會更好……

金花：（這時才聽出，氣得說不出話來）

你……你說這話……我想不到你……

李諾諾：你想不到老子今天回來……

金花：你？諾諾……你說出這話，好沒良心

哪！

李諾諾：我沒良心？我看是你……

金花：諾諾，你太冤屈人啦！

（唱）你哪知我把你日夜想念，

在海邊把我的兩眼望穿。

茫茫大霧攔住眼，

成天地盼望着早日解放台灣。

瞪大眼睛不見你的面，

閉上眼睛你就在面前。

半夜醒來是一夢，

枕邊淚水還沒乾。

白天想你到海岸，

望着那往來的打魚船，

海裏漁船千萬，
獨不見你坐在上邊。

爹爹想你紅了眼，
手指台灣罵連天。

每日裏愁眉苦臉唉聲嘆，
鬢角白髮日日添。

可下盼到了你回轉，

你惡語傷人叫我多心寒。

李諾諾：（意識到自己身在虎穴，唯恐聲張出

去，忙換笑臉）

（唱）快住嘴，別再喊，

說句笑話何必把臉翻。

我是特意把你試探，

（白）金花，別生氣！

（唱）薛平貴回寒塞還要逗逗王寶釧。

金花：（唱）這五年你真變了樣，

嘴快舌尖不像從前。

你等着，我去打水你洗臉，
爹爹一會兒就回還。（下。）

李諾諾：（見金花下，立刻滿屋巡視，又偷看

金花的動作）咦？不對呀！

（唱）誰說金花生腸變？

看樣子她對我還像從前。

（白）可是長官們爲甚麼一口咬定說金花跟
了共產黨呢？嗯，其中一定有道理！

（唱）也許是她跟我強陪笑臉，

心驚胆戰怕我把她來看穿。

（揭開米缸）

（白）不信你看！

（唱）又有柴，又有米，

不缺吃，不缺穿，

磚瓦房子蓋上了，

這都是哪裏來的錢？

看她渾身的巧打扮，

活活像個潘金蓮。

我一定要想法問出個長短，

不能輕易把她放寬。

（轉念）哎呀，不行！

（唱）可不敢放着任務不去幹，

還要想法送走那六個長官。

他媽的，這個事情真難辦，

遍地是解放軍，挪步都難。

這叫我可怎麼尋到據點？

這叫我可怎麼送到大龍山？

再不然我就給他公事來的私事走，

想辦法把家事先辦完。

跟我的爹爹見一面，

看看金花是不是對我不賢。

（金花端一盆水上。）

金花：諾諾，洗臉吧！

李諾諾：（不語。）

金花：諾諾，你怎麼啦？（伸手去拉。）

李諾諾：（把袖子一甩）我不洗！

金花：你這是怎麼啦？剛到家……

李諾諾：剛到家怎樣？

金花：諾諾，嫌水涼嗎？……你咋不吱聲？

李諾諾：金花，給我找身衣服吧！

（金花打開櫃找衣服。）

李諾諾：這房子是新蓋的嗎？

金花：怎麼？你還以為是咱從前那間小草棚

子？

（唱）忘沒忘咱倆結婚那一天，

拜堂就在那草棚裏邊，

親朋屋裏沒處站，

爹爹睡在草棚前。

（提起往事，諾諾內心打了個冷戰）

如今咱把新房蓋，

不多不少正三間，

這房子總算沒白蓋，

盼望的人兒回到身邊。（找出衣裳）

（白）諾諾呀！

（唱）來，來，快把衣裳換，

李諾諾：（邊邊地，有些感動）換……換……換……

金花，我還有句話想跟你說呢！

金花：（唱）有話你就只管談。

李諾諾：金花……

金花：你說吧，別吞吞吐吐的！

李諾諾：你可別生氣，說實話，你對我還……

金花：諾諾，你這是怎麼啦，快別這樣疑神

疑鬼的……只要你不是反革命分子……

李諾諾：啊……（一驚，又不覺失神地長嘆一

聲，呆立不動。）

金花：（見他不動）快換衣裳吧！你跑回來是

個大喜事兒，怎麼還唉聲嘆氣的……（上

前替他解衣扣。諾諾一躲，一裸手槍露出

來）啊？槍？

李諾諾：（忙掖起）別大驚小怪的，這是我從海

島上帶回來的！

金花：（懷疑）帶回來的？你剛才爲啥不告訴

我？

李諾諾：我沒來得及說。

金花：快把槍交給我送到政府去！

李諾諾：交給你？……

金花：快！

李諾諾：這怎麼能行呢？

金花：那麼你還要槍做甚麼用？還想做反革命？

命？

李諾諾：住口！（欲掏槍。）

金花：你要做啥？

李諾諾：不，金花，……槍，不能交給你。

你。

金花：那我就去報告政府！

李諾諾：（恐懼地一把拉住）你上哪兒去？（柔

軟地）金花，等明天我自己去報告吧！

金花：（見家中無人，索性回來）好吧！不過

得我先給你保存！（奪過，放在抽屜裏。）

李諾諾：（叫住）哎，還頂着火呢！（起身從金

花手中拿過槍，金花緊抓槍身，諾諾關上

了機頭。）

金花：（將槍放進，身靠着抽屜）……諾諾，

你跟我說實話，你真的是跑回來的嗎？

李諾諾：（急切地）我把心扒出來給你看，

……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是撒謊，就叫

我……萬人踐踏萬人踩！我……

金花：快別起這麼大的誓啦！……跟你說

吧，你就是個特務，我也不怕，這地方解

放軍、民兵隊到處都是！（輕蔑地一笑）我

就不信你能插翅飛上天去！

李諾諾：（呆坐）咳！……

金花：換衣裳吧！